



周乐易  
◆  
著

龙族传说

(一)

# 斩仙剑

下

龙生九子 隐没凡尘      四散九州 拯救苍生



四川文艺出版社

# 斩仙剑

龙族传说

(一)

下

周乐易  
◆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龙族传说. 一, 斩仙剑 / 周乐易著. — 成都 :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9. 1

ISBN 978-7-5411-5166-8

I . ①龙… II . ①周…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285774号

LONGZU CHUANSHUO YI. ZHANXIANJIAN

## 龙族传说一. 斩仙剑

周乐易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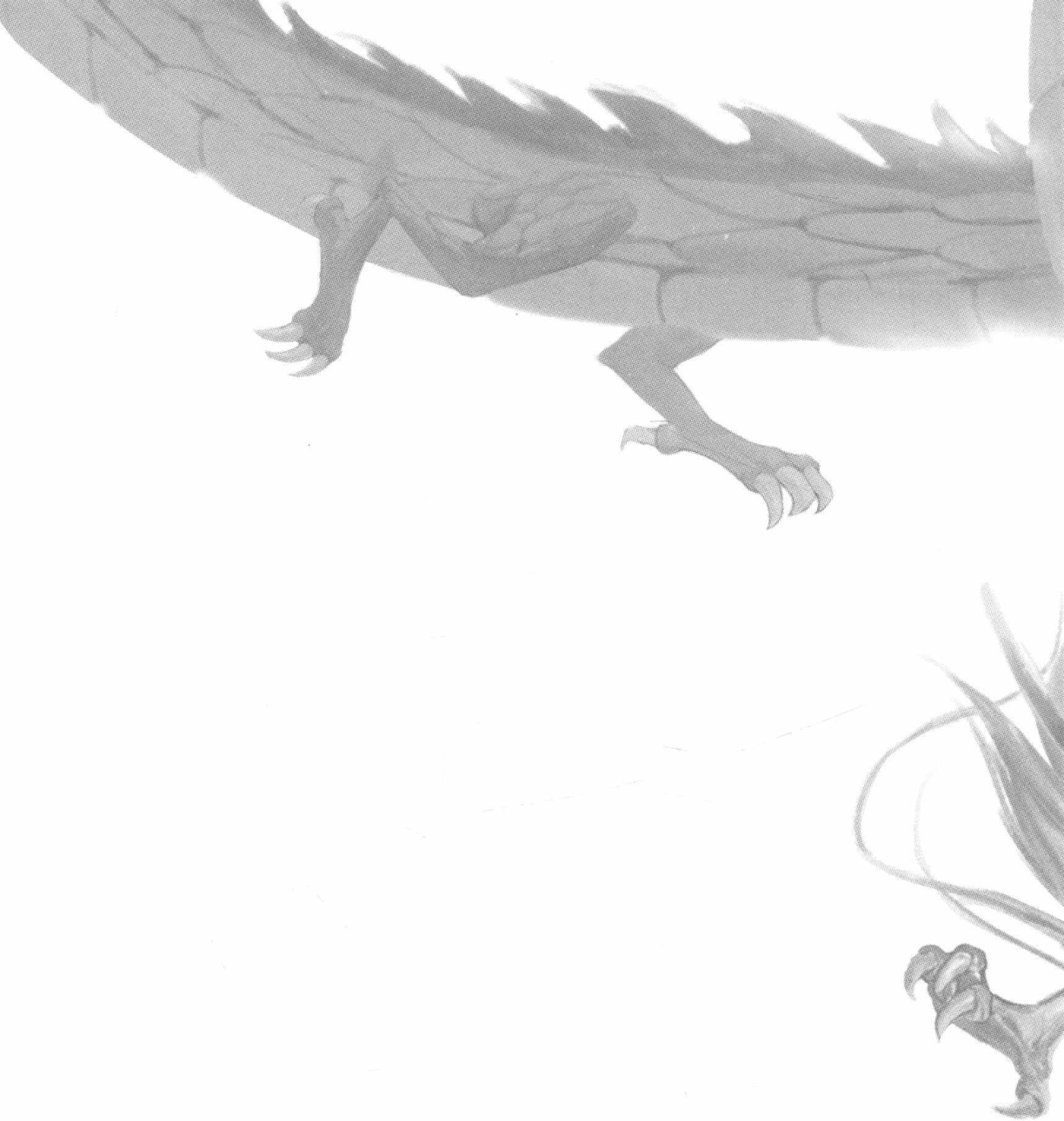
策划出品：磨铁图书  
责任编辑：金炆溟 余 岚  
责任校对：汪 平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7（发行部）028-86259303（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610031  
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66mm×235mm 开 本 16开  
印 张 43. 25 字 数 560千字  
版 次 2019年3月第一版 印 次 2019年3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5166-8  
定 价 88. 00元（全二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010-82069336

龙生九子  
隐没凡尘  
四散九州  
拯救苍生



目  
录

第三十章	后山施法	001
第三十一章	食人恶兽	012
第三十二章	云中漫步	029
第三十三章	灵猴举父	041
第三十四章	大禹神庙	059
第三十五章	神庙斗法	072
第三十六章	正邪之战	092
第三十七章	禹神显灵	112
第三十八章	棋阵斗法	122



第三十九章	恶兽狻猊	148
第四十章	灵猴报恩	169
第四十一章	镜湖奇遇	195
第四十二章	鬼面怪人	214
第四十三章	善德佛光	228
第四十四章	天魔总坛	250
第四十五章	幽谷学艺	267
第四十六章	勇闯魔域	291
第四十七章	斩仙屠魔	319

第三十章

后山施法





不知不觉李天赐已在桑阳观静养疗伤了一段时日，他这段时间并未感到身体有何不适，反而体内真气汇聚，充盈不止，好几次暗中施法却未见奇毒发作，不禁心中大喜，心想也许体内毒素早就被真气彻底化解了。

这一日，暖阳当头，山风拂面，阳光照得天赐睁不开双眼，疗养的日子无聊至极，一来无法活动筋骨，二来静居此隅兴味索然。而自幼相随、形影不离的赵师兄此刻也已下山，不在观中。这个年轻人在养伤期间少了许多乐趣，他按捺不住内心的躁动，在弟子房院中四处闲逛，庭院内仙音缥缈，柳梦晴正坐在琴台前闭目抚琴。

他在柳梦晴身边徘徊了许久，始终没有说话。

柳梦晴注意到周围有人存在，便停了下来，缓缓睁开双眼，却发现身前站着的正是心事重重的李天赐。

“天赐，你有什么事吗？”柳梦晴微微一惊。

“梦晴，我有个不情之请，请务必答应啊。”

李天赐想了想，终于还是开口向那清丽少女说道，看上去严肃郑重的表情中却又隐含着些许狡黠。

“哦？何事不妨直说。”

柳梦晴面露疑色，饶有兴致。经过这些时日的相处，她越来越觉得眼前这个年轻人外表看上去虽稳重木讷，实则油嘴滑舌，鬼点子不

断，突然做出什么惊人的举动也不足为奇。

不出所料，天赐脸上果然露出一丝狡猾的邪笑，朝柳梦晴靠近几许，悄声说道：“我想请你为我奏琴，助我运气施法，这几日太无趣了，憋得手痒，实在坐不住，再不活动活动身子骨，我可就要疯了。”

“不行，枯叶真人吩咐过，疗伤期间不可施展法术，否则会触发奇毒，后果不堪设想，此事决然不行。”柳梦晴面色如霜，一口回绝，完全没有商量的余地。

吃了闭门羹，天赐岂会就此打住？他满面狡黠，旋又笑着说：“嘿嘿，实不相瞒，我已暗中施展了一些粗浅法术，发现体内毒素并没有发作。”

“什么？！你竟然违背禁令，暗中施展法术，万一毒又发作怎么办？你这么做法要是被真人们知道了，可是要受重罚的。”柳梦晴着实吃了一惊，这小子平日里虽说莽撞，但绝不会与自己的性命过不去，不曾想到，他竟然变本加厉，无视师门告诫，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嘘！小声点啊，别让师兄弟们听到了。”李天赐邪邪地笑了一笑。

柳梦晴有些生气，李天赐如此随性妄为令她无法理解，她从小到大一直是个耐得住寂寞的人，就算让她独自一人深居闺房与世隔绝数日，她也能做到。而眼前这个野小子，生性活泼好动，丝毫耐不住寂寞，忘了自己是个大病初愈的人，竟任性地撒起欢来，无论如何，这都是极其危险的举动。

这个此刻微带怒意的秀丽少女，静静望着眼前眉飞色舞的李天赐，默然无语。

天赐只顾着说自己的，又岂会知晓柳梦晴心中所想？他不断求着对方：“我这不是疗伤期间实在太闷了嘛，再不活动活动，我这身子骨只怕都要石化了。你的琴声总能让我随时随地静下心来，尤其那首《蟾宫曲》，更是让我体内真气充盈，因此，我想试试伴着这首《蟾宫曲》全力施法，看看会不会触发体内奇毒。梦晴，我知道你人最好了，

怎么忍心拒绝我这小小的请求？”

他一本正经地说着，到最后竟使出拍马溜须的招式，极尽谄媚之态。

柳梦晴虽然有些责备李天赐的鲁莽冒失，但也认为不该将他如此束缚，一时竟被他的如簧巧舌给说动了。真人们都说了奇毒已被抑制，更何况有《蟾宫曲》的施展，应该不会发生什么意外，他这些日子确实也够无聊的，再不活动活动恐怕会憋出病来。

念及此，她的眉目终于有所缓和：“毒素可能还未完全祛除，断然不可全力运功施法。不过你这几日过得平淡无奇，确实无趣，我们今晚找个清静之所，我弹奏那首《蟾宫曲》，你施展施展拳脚吧。但是一定要记住，若身子出现任何异样，要立即停止发功，切不可强行冒进。”

眼见拗不过他，柳梦晴只好答应，只不过此刻言语间，她已宛然一副老大做派，对天赐关怀有加。她与天赐年龄相仿，但囚牛却是九子老大，且女儿家心思细腻，因此关照小兄弟更是理所当然。

见柳梦晴终于答应，李天赐喜出望外，欣然允诺：“当然要寻清幽之地，若被真人们撞见可就糟了，惩罚我不要紧，可别连累你了。嘿嘿，那就今晚吧。”

“唉，真是怕了你了。”

柳梦晴无奈地笑了起来，却见李天赐早已心花怒放，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休养了这么久，他终于可以活动活动筋骨了。

是夜，月明星稀，淡云暗涌，山林的夜风微微拂动。桑阳观后山一处悬崖峭壁之上，牙白月光之下，似有琴声传来，两个身影在崖上隐现，不是李天赐与柳梦晴又会是何人？

柳梦晴一袭翠绡色流仙裙在月光下煞是好看，她面容娇柔，眼波生花，纤指在琴弦上挥舞，美妙的音律便从那囚牛古琴中飘出，舒缓悠扬，让人心潮澎湃。李天赐则手持震雷立于悬崖之上。这悬崖周围

树木繁茂，黑漆漆一片，只有一面是绝壁，形成一块十丈见方的天然平台，月光刚好投射在这旷野平台之上，月影稀疏，暗香浮动，是再合适不过的练功修行场所。

李天赐此刻只觉体内真气翻涌，显然那囚牛古琴的《蟾宫曲》正发挥着功效，于是便运息聚力，挥舞起那根震雷神棍。

震雷器身正闪耀着翠绿色的光芒，自从主人受伤，这神器便再未有如此明亮的光芒。棍顶那颗黑暗宝石也随之光芒大盛，某种无穷的气体在里面狂涌迸张，像是要冲破那颗黑石的束缚，向外宣示自己的力量。

琴声时而低沉、时而激荡，柳梦晴的仙裙随着夜风剧烈摆动，周身真气急速流转，那头垂肩的秀发也有些凌乱，她正双眸紧闭，全身心地弹奏着古琴。《蟾宫曲》悠远绵长，流淌着无限痴缠柔情，确实让人想到独居月宫的嫦娥，那般痴心断肠地守着蟾宫，无可奈何地与爱人天地相隔，让闻者动容。

而此刻柳梦晴面若冰霜，秀眉微蹙，宛若九天玄女那般冷艳清丽不可方物。随着琴声的起伏，她凝神聚息全力弹奏，那首《蟾宫曲》进入高潮后，一改之前高低起伏的态势，全是壮怀昂扬的音律，寻常人听罢都会气血翻涌，更何况天赐这样的修道之人。

《蟾宫曲》的功效本来就是助人运气调息，对真气施展甚有裨益，修道之人体内真气越雄厚，这《蟾宫曲》的作用也就越明显。在高潮迭起的古曲作用之下，李天赐身形灵动飘逸，体内真气奔涌，他将震雷朝天外奋力一掷，顺势朝夜空急速飞去，划过长夜，形如飞星。

震雷不断传来一声声破空厉啸，天赐在夜空中听声辨位，朝着神器飞翔的方向奔去，这一物一人瞬间化作一前一后的两道光芒飞向夜空中最远最深的云端。月色娇柔，清辉如水，层层浮云间，轻轻泛起一圈涟漪，顷刻间两道光芒便悄无声息地消失在天边那黑暗幽云的深处，夜空瞬间平静如常。

片刻安宁过后，清辉浮云中似有暗流涌动，又传来阵阵施展法器的异响。忽而，上空云层不断发出轰隆隆的震动，响声撼天，惊雷霹雳乍起，层云竟被某种外力生生撕扯开来，化作两团。一道翠绿至极的光芒从云中投射而出，朝悬崖急速奔来，正是那招许久未见、再熟悉不过的震雷问天。

青、紫、红、白四条狂龙划过寂静的夜空，在天地之间奔游，它们凶狠撕咬着、迅猛盘旋着，挟裹着铺天盖地的神力朝下方那块狭小的山崖平台袭来。这块方圆不过十丈的崖台，面对那从天而来的浩瀚神力，就如同一只蚂蚁面对巨掌的来袭，顷刻间就会被那神器之力扫荡夷平，倾斜崩塌。而此时柳梦晴抚琴正酣，闭目沉吟，全然不知周身的危险。

就在那山崖行将被神力摧毁，轰然崩塌之际，忽然间，古琴金光一闪，光芒万丈，囚牛在关键时刻现身。只见它周身激射出辉煌的金芒，急剧流转闪耀，迅速扩张变大，形成一面环形光罩，瞬间已将柳梦晴笼罩在里面。

四条蛟龙携带着神力，眨眼间浩浩荡荡地席卷了这十丈见方的绝壁，尘土飞扬，山石粉碎崩塌。

周围树木尽数被拦腰折断，天摇地动，山石上赫然出现了一道道狭长的裂纹。裂纹慢慢生长扩大，从起初宽如拳头般大小的裂缝，到最后竟生生将山崖从上至下割裂开来，部分山石倾泻而下，朝柳梦晴迎头砸来，原本安然幽静的场所，却突然间陷入碎石纷飞的乱境。

眼看那仍然沉浸在琴音之中的柳梦晴马上就要随着崩塌的泥石一同坠向悬崖下方的无底深渊中，只见囚牛狂舞，径直向高悬的冷月奔去，光罩承载着奏琴少女也随着囚牛缓缓上升，最后悬浮于高空，在夜空中闪闪发亮，犹如一颗金色光球。其间偶有利石飞来，撞到光球却转眼间变得粉碎，与柳芸庄那幕如出一辙，囚牛正施展着神力，守护着自己的主人。

电光石火之间，震雷幻化出的蛟龙风卷残云般扫荡了这片悬崖暗林，此刻的深深幽林已变成了一片火海。

悬崖上的草木悉数燃烧，山林火海中，植木噼啪作响，火光冲天，热浪袭面，伴随着密林剧烈的燃烧，山巅土石急剧膨胀，岩爆声声，整个崖顶都在疯狂震颤，山体摇晃、滚石纷纷落下，裂缝越来越大，向四方蔓延生长。狭小脆弱的崖台终于支撑不住，与山体彻底割裂开来，乱石飞溅、尘土飞扬中，整座平台轰然坍塌。

天赐手持震雷，片刻后从云层深处奔袭而下，但迎接他的却已是面部全非、翻天覆地的场景。崖顶的平台此刻已消失不见，只有尘云烟雾笼罩，伴随着碎石不断从山顶滑落，滚入下方深渊。

整座山崖仍在轻轻摇晃，山崖上的密林还在剧烈燃烧，显然刚才那招震雷问天施展过头，用力过猛，没有拿捏好分寸，顷刻间将这方狭小的天地给毁了。

李天赐静立于震雷之上，悬浮在半空中，一时间两颊涨得通红，他怔怔地望着眼前残景，倒吸了一口凉气，不知该如何是好。不远处那巨大的金色光球在空中飘浮着，那光团中央，梦晴正兀自弹奏着囚牛古琴，此时琴声已如潮退，音律沉缓，逐渐消散，直至停歇。

柳梦晴缓缓睁开双眼，发觉自己身悬高空，周围光影流动，囚牛不知何时现身，着实吃了一惊。而当她瞧见身下那已成火海的夜林，消失不见的平台以及残岩断壁的悬崖，心中更是骇然。

“梦晴，你没事吧？”

天赐出神半晌，挂念柳梦晴，便朝她飞去。

“我没事，只是刚才沉浸在琴音之中，全然不知道周遭发生了何事，这一切可是你所为？”她望着那片火海，神色凝重，很是诧异。

“这个……可能是我干的吧，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

“什么？！真是你所为？”柳梦晴微微一惊，想不到李天赐竟有如此高深的修为。

“梦晴，其实我……刚才悄悄施展了那招震雷问天……”

李天赐这句话有如晴天霹雳，在柳梦晴脑海里震得嗡嗡作响，她不禁怒从中来。

“你竟然使出震雷的无上绝招，震雷问天须将体内真气发动到极致，就算平常施展也会有被真气反噬的危险，更何况你此刻重伤初愈，体内奇毒未除，就这样全力运功施展法诀，是否欠妥？”

柳梦晴说话的语气虽瞧不出任何激烈，但已然面色如霜，较之以前更是前所未有的冷漠，她冷眼肃穆地正视着李天赐，隐约似有责备之意。

“放心吧，梦晴，刚才在你那支《蟾宫曲》的伴奏中，我感觉体内真气充盈，拳脚充满力量，于是便顺势使出了震雷问天，只是没想到竟刚猛如斯，会变得这么厉害……”

这个耿直的年轻人，兀自回味着方才那招震雷问天的绝妙，全然没发觉柳梦晴此刻的脸色阴沉更甚。

“呵呵，好一个刚猛如斯，真是为你开心。”

金光中的柳梦晴嘴角泛起冷笑，她转过身去，面对着身下那片浓烈火海，突然十指急速挥舞，阵阵琴音破空而出，囚牛的身躯也随着音律摇曳舞动，金光交织着月色，光影斑斓、洒落人间。

柳梦晴浅拨轻弹，古琴曲时断时续，低吟浅唱，有若碧海生潮，在平静的水面微微泛起了涟漪。只是天赐哪里看得到，此刻正背对着自己的柳梦晴，神色早已如冰雪般冷漠阴郁。

琴声如浪潮，有涨潮便会有落潮，有猛浪便会有暗流，平静的水面也潜伏着凶猛的杀机。起初还悦耳轻扬的乐曲，随着柳梦晴弹奏速度的加快，也慢慢变得急促，甚至有些刺耳，传来阵阵划破静夜的尖啸。

那清丽少女始终背对着李天赐，根本见不到她的面容，只能隐约看到她被那金光笼罩的身影正来回抖动，双手不停地挥舞，披头散发，形若鬼魅。琴音的节奏也越来越快，音调越来越高，到后来竟与幽魂

厉鬼的惨叫无异，在这夜深人静的野外越发显得恐怖。

此曲天赐从未听过，比起《蟾宫曲》《含商曲》那般或仙乐缥缈，或声势浩大的韵律，这首曲子给他的感觉，竟是前所未有的阴柔怪异，琴声阵阵入耳，激荡起体内的血气，让人很不自在。

天赐面色有些不自然，剑眉紧锁，只觉心中有种说不出的烦闷狂躁。身旁的柳梦晴和囚牛交相呼应，一人衣袂内真气涌动，激奏正酣，乌黑的秀发被周身涌动的狂风吹得肆意飘散；一兽随乐而动，焦躁不安，狂舞不止，周身金光之中似有赤色异芒隐现，哪里还有半分神兽的模样。

古曲形成的音波化成无形气流，朝身下那片正炽烈燃烧着的密林奔涌而去，天地间狂风大作，疾风呈摧枯拉朽之势刮来。熊熊火海逐渐被呼啸的狂风扑灭，最后只剩下一片毫无生气、冒着轻烟的漆黑焦土，巨树密林早已被烈火付之一炬。

随着悬崖林火的熄灭，琴声也戛然而止，土壤中热浪滚滚，奔涌升腾，在李天赐的周身涌动，侵袭着他的全身，触碰着他身上每一寸皮肤，热浪似细针轻刺，令他隐隐作痛。而那灼热浪潮向柳梦晴涌去时却被金光完全阻挡，气流与光芒交汇的瞬间，便幻化于无形，并未对那清丽少女造成任何影响。

此时她的脸仍然隐没在月影之下，丝毫看不见她的表情，二人之间的空气无形中开始凝结，场间的气氛也有种无法言表的清寂陌然。

李天赐缓了一缓，率先打破沉默，柔声问道：“梦晴，这曲子叫什么名字啊？当真厉害，不费吹灰之力就把火扑灭了。”

可这一声言语却如同泥牛入海，在空旷的夜空中反复回荡，对方完全没做出任何回应。

冷月清辉之下，少女的仙裙随着夜风飘荡，头发也在耳畔飘扬，露出的那半张秀脸，在昏暗的月光里显得更加冷傲。她明眸低垂，清冷而圣洁，忽而身影微动，古琴之上的囚牛也应声而动，催持那团金



光承载着她朝前方夜幕下的桑阳观疾驰而去，却始终没有回头看天赐一眼。

二人平日相处，嬉笑打闹也不在少数，柳梦晴时冷时热、阴晴不定，李天赐早已习以为常。他虽然将柳梦晴当作老大，可对这个少女偶尔古怪的举动却像兄长那般无条件接受，但方才此女前所未有的反常，让他心中很是疑惑，甚至有些怒意。

他全然没想到，柳梦晴竟然视自己为无物，一声招呼都不打，自行离去。心中不由自主地嘀咕起来：也不知道又哪里惹她生气了，唉，女人哪，真是瞬息万变的生物，太难揣测了。

他独自伫立在风中，嘴角不禁泛出一丝苦笑，眼睁睁地望着柳梦晴的身影消失在夜空，一时之间不知该如何是好。

远处夜幕下的黑色丛林中，突然传来一声微弱的啼哭，纵然那哭声再细小，甚至若有若无，可还是逃不过李天赐的耳朵。他凝神聚气，侧耳倾听，那阵啼哭声正断断续续地传来，还不时发出咿咿呀呀的奶气之声，天赐心头为之一惊，想不到那竟是婴孩的哭声。

天空突然下起雨来，夜雨拂过天赐的面颊，洋洋洒洒地打在这座孤零零的山头上，一道电光在天边闪过，将整个黑夜照得宛如白昼，轰隆隆的雷声在天空尽头的云层里炸响。雨越下越大，伴随着呼啸的狂风倾盆而下，雷鸣电闪，不时朝远方那黑暗森林中劈去，婴孩的啼哭声却已然听不见了。

“不好，雨这么大，那小娃娃要是被人遗弃在这森林里，恐怕会有危险。”

李天赐催持体内真气，化作一道清光，瞬间朝暗林飞去。

道路泥泞，花草破败，雨打着树叶哗啦啦地响，眼前那漫无边际的黑暗，幽影重重，那是大树在狂风的肆虐中剧烈摇晃。除了风声、雨声以及雨打树叶的声音，哪里还有什么别的声响，狂风暴雨中的森林一片死寂。